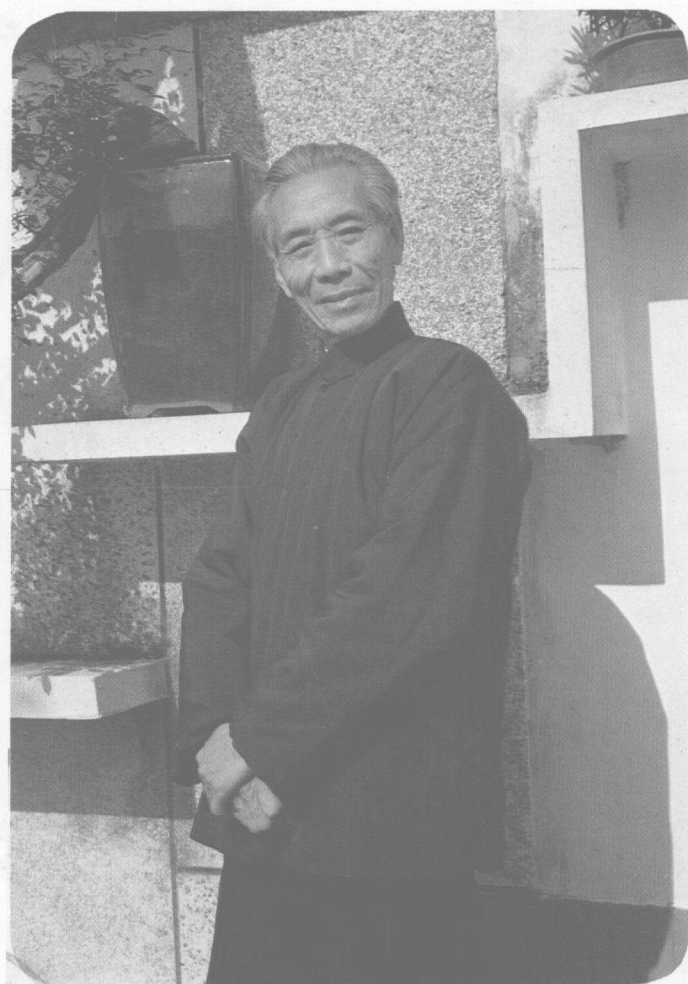


陽太郎全集





陽太陽集

漓江出版社

装 帖：梁盈禧
责任编辑：蒋振立

阳太阳画集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64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开 本 787×1092 1/12

印 张 6 1/3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8256.288

定价：16.70元

畫家陽太陽久居
八桂鄉山水甲天下
應研朱墨忙

茅盾



九七七年
于北京

青春浪迹 白首还乡

——给画家阳太阳的一封信

蔡若虹

我是隔着灯罩上的亮光来透视你寄来的彩色底片的。底片很小，而我的眼力又很坏，真正是“老年花似雾中看”！尽管我看得不够真切，可心情是愉快的，就仿佛看见了故乡的景色，看见了阔别多年的老友乡亲！太阳，我们又有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不但很少见面，而且从来不作纸上交谈，我们已经习惯于在默默地怀念中保持友谊。此时此刻，当我突然接到你寄来的那些新作的照片，一幅一幅地仔细端详的时候，太阳，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呢？

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上海菜市路底我们同在过的那间宽敞的画室；想起了当时我们曾经精雕细琢的学院派的人体素描；想起了后来我们那么狂热地向西方现代诸流派进军，从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一直走到我所欣赏的野兽派和你所欣赏的超现实主义；想起了决澜社第一回画展中你的那幅作品：镶嵌在蓝天白云之中的葫芦形的女性的裸体……太阳，我所想起的都是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徘徊在西方美术领域中的浪漫生涯，这和眼前出现在彩色底片上的诗情画意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那个勾引着我的回忆的，恰恰是占领着我的视线的、你的这些新作。它是那么调皮地、带有嘲讽意味地、把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联系

在一起，让我在感慨的波浪里起伏、浮游。

“一个曾经流浪在异国情调的艺术境界中的画家，终于回到祖国的造型大地上来了！”——这就是把过去和现在串连起来的一根思想线索，也是我看了你的新作以后第一个观感。我好象发现了一种规律：当树叶儿从枝头落下的时候，总归要落在生长着它的树根的土地上。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由于我和你在艺术道路上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一触即发，恍然若有所悟。太阳，我实在为你高兴，我应当向你祝贺，祝贺你告别了青春浪迹，祝贺你赢得了白首还乡！太阳，我用这样的词句向你祝贺，你不会奇怪吧？你能够领略其中有多少关于历史曲折的感慨吧？

太阳，我们都是被一股“西风”，一股压倒东风的“西风”吹到西方美术领域中去的。这股风，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后来又混在“五四”运动之中，并且假借“五四”运动的威力而横扫一切。当这股“西风”还没有吹到我的家乡以前，我在文学方面是爱好旧体诗词，在绘画方面是临摹《芥子园画谱》和陈老莲的《水浒人物》。可是，当这股“西风”挟带着许多报刊杂志吹到我的家乡以后，情况就马上有了变化：我不但在诗词上抛弃了五言、七绝……之类，而且在绘画上很快就把宣纸换成了油画布；把“人物、山水、花卉”，换成了“人体、风景、静物”；把画幅中的长裙广袖的仕女换成了“光着屁股的女人”……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当我把“光屁股女人”钉在书房的墙壁上居然没有遭受老年人的斥责，就可以想象当时这股“西风”是多么凶猛，是多么肆无忌惮！在这以后，太阳，我们就在上海美专西画系二年级的画室里碰头了，时间不到两年，我们就从古典的学院派走到了现代诸流派。“西风”还在吹，我们还在走，真正是风华正茂，游兴方酣。这部“西游记”现在想起来有如梦幻。

值得我们旧梦重温，并且用红笔打一个问号的是：当年我们为什么那样容

易被“西风”刮走呢？在我们的艺术爱好与思想倾向之间，难道不存在丝毫的矛盾吗？太阳，我想先把我的答案告诉你：根据我的切身体会，我认为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的，是一个“新”字，是产生在“五四”以前的“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的那个“新”字，是“新学即西学即科学”这个概念中的“新”字。那时候，我们固然幼稚，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更不高明，哪里懂得什么“从实际出发”，哪里懂得什么“作具体分析”？主观地认为：中国的文化艺术都老掉了牙，新的都在西方，西方是“新”的化身。为了追求“新”而追求西方，这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时青年一代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沉醉西风”的根本原因。喜新厌旧是青年人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太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埋怨自己，我们也接受过的的确是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新的，接受它没有错；中国共产党，也是新的，倾向于它没有错；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更是新的，投身于运动之中，完全没有错。就说向西方学习吧，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是错误。我们的过失，仅仅是肯定了不应当完全肯定的东西，否定了不应当完全否定的东西。特别是关于文艺活动的新旧问题，我们颠倒了形式与内容的从属关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艺的新旧，应当从意识的新旧（也就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新旧）来划分，从文艺作品是否与时代的脚步合拍来划分，而不应当从形式、技巧、手法上的新旧横加判断（以表现自我为中心的现代诸流派，在形式上也不能算是新的）。在这个问题上，太阳，应当承认我们对于新形式的偏爱，高过于新内容的探索。

是形式问题让我们远游西方，也是形式问题让我们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回旋，是不是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呢？太阳，我不知道你在超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而我，在马蒂斯的园地上只作过短暂的逗留。离开了学校，也就离开了油画。接触了失业，也就接触了要求革命的现实。那时候，我认为“油画不革命”（这和说“中国画不革命”同样可笑），于是改行画漫画。我在漫画创

作上坚持了七八年，尽管创作的内容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实际，但形式上仍然向往西方，仍然向西方请教。我请教过德国的乔治·格罗斯，我认为他的表现手法最适合于描写旧社会的黑暗；我请教过英国的大卫·罗，我认为他的表现形式接近东方（从西方画家的手下学习东方，这说明我当时迷途的深度）……后来，大概是一九三五年，有一天，作家聂绀弩找我谈话，他说鲁迅先生想创办一个杂文与漫画并重的刊物，希望我帮他组稿。后来在谈到漫画作品时，绀弩说：“老头子总是说中国人的应当让中国人看懂”。这句话令我心神震动，我怀疑这句话是针对我讲的（因为我曾经听见有人说我的漫画看不懂），我开始意识到形式和内容的矛盾是我的作品的重大缺点，我必须下决心改正。一九三六年，我在内山书店买到一本由鲁迅先生编辑的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画集，它的深刻内容使我对造型艺术如何为革命服务充满了信心。虽然它不能解决我的创作形式问题，可是它那类似中国现实的内容，催促我赶快向“让中国人看懂”的形式学习。

珂勒惠支的作品是我漫游西方美术的终点站。从此以后我才把目光转向祖国，转向无比辽阔的中国画领域。太阳，你呢？你还没有把这一时期的经历告诉我哩。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太阳，我们现在都是七十岁出头的人了。可是丹青不老，都还有那种“八十岁学吹鼓手”的精神，不管岁月蹉跎，一切从头做起。现在，伸展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人能够看懂的创作道路。从我们童年的记忆来说，这是自家门口的一条熟路，即使在黑夜也不用摸索。可是，从我们曾经“西游”的两条老腿来说，这不但是一条陌生的新路，而且坎坷宛在，走起来难免东倒西歪。太阳，你到底走在我的前面，看了你那些新作，我觉得你已经在实践上解决了我正在理论上摸索的问题。不成熟的理论

站在顽强的实践面前，不过是小小的侏儒，矮了一大截。我现在无限倾心、十分仰慕的，是实践、实践……。太阳，我现在正仰着脖子在谈论你实践的成果哩。

你的作品使我感到亲切。太阳，这是我在写信的开头就说过的。如果亲切二字过于抽象，我就说，你所描绘的景象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说“似曾相识”，是不因为我曾经看见过长江、曾经看见过碧莲峰……，说实在的，你所描绘的长江，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长江；而我记忆里的碧莲峰，也并不象你所描写的那样令人瞩目。我说的“似曾相识”，不是指自己曾经目睹的景象在艺术形象中的再现，而是指你作品中的意境对于我内心深处潜伏着的理想的揭发和印证。这不是唯心之谈，而是艺术形象和精神世界中本来存在的意识、想象、理想的不期而遇的巧合。《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和黛玉初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就因为他们的性情外貌都与对方理想的意中人不谋而合。《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便是同一道理。取得“似曾相识”的效果，是我国“写意”画的精华，你的作品取得这种效果，证明你已经摆脱了西方学院派那种“谨毛失貌”、“与我无缘”的写实主义的束缚，走进了中国绘画传统中那种令人梦魂缭绕的“写意”的奥府。太阳，我要向你祝贺，我认为这是你一个巨大的、难能可贵的收获。

记得我在上海开始画人体素描的时候，曾经因为修正模特儿身上的缺点（把太肥的身体改瘦，把太短的两腿加长）而遭受到老师的白眼，认为这是对“真实的歪曲，对写实的叛离”。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作为“写实”的基本练习，的确不必修改描写的对象，但如果是创作实习，对于素材的修改是完全应该的。我看过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北京举行的画展，发现他同一题材的习作（写生）与创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没有把写生当作创作的目的，而是作为搜集素材的创作准备手段；他抹掉了写生习作中的缺点，汇集了素材的优点，在形象塑造上作了不少的艺术加工。我认为，这正是东山魁夷发扬东方绘画传

统的高明之处。

我还想告诉你，太阳，你作品中的意境不仅令我产生“似曾相识”之感，而且还令我产生“若有所思”之慨。引起我思绪连绵的，不是你画的长江而是耸立在江边的天然门户；不是你画的碧莲峰而是江上的点点帆影……一句话，引起思绪的不是罕见的天上奇观，而是人们所熟悉的、有过印象的、发生过感情联系的人间风雨。只有描写了不是个人所独有的爱好，才能够产生美感和共鸣的效果，才能够从“悦目”过渡到“赏心”，从“目既往还”提高到“心亦吐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维。所谓意境，也就是能够挑起思维活动的艺术境界。太阳，你创造了意境，证明你已经打碎西方美学家曾经提倡的“绘画纯属视觉官能活动”的理论囹圄，回到了“神与物游、思理为妙”的广阔天地。太阳，我要向你祝贺，我认为这是你又一个重大的收获，我要向你学习！

大概是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家曾经把美术——绘画、雕塑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纯粹的视觉的美术，是专门玩弄形形色色而不涉及思维活动的美术。他们认为这是美术的正宗，抽象派的作品就是这种之类理论的产物；另一类是涉及思维活动的美术，他们认为这是宗教和“主义”的俘虏，不是美术的正宗。这种理论的荒谬，是在于它割断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整体这一“创举”，既否定了美术的起源，又把“万物之灵”的人类降低到没有思维活动的动物行列中去。我们不否定绘画具有装饰性的、以美观为目的的一面——例如工艺美术，但是反对那种把美术排斥在思维活动门外的荒谬理论。

太阳，如果我说“似曾相识”和“若有所思”符合你作品的实际的效果，那么，我要借用别人说过的一句老话，你的“画里有诗”。不只是标题上的诗，而且是视觉形象的诗。也就是达·文西所说的“哑巴诗”（达·文西曾经说“诗是瞎子画，画是哑巴诗”）。我以为，诗是形象的酒，只有诗令人心醉，只有诗令人神往。“画中有诗”当作中国画的特点之一。西洋画有的作品中也有不少

值得令我玩味的诗。米勒的“晚钟”，那是令人宛转低徊的法国的诗；列宾的“伏尔加船夫”，那是令人喟然长叹的俄国的诗；珂勒惠支的“战场”，那是令人心情激动的德国的诗；柯罗、库因茨、列维坦的风景画中都有诗，都是具有浓厚的民族口味的诗。而你的画中的诗，是我们中国口味的诗。诗有口味之分，就如同画有口味之分一样，是客观事实。提起口味，太阳，我想告诉你三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们一些文艺工作者访问苏联的新西伯利亚，受到主人公的盛情款待，临别的头天晚上，殷勤的餐厅主妇一定要我们尝尝她们亲手制作的中国饺子。说实在的，在形式上你不能说这不是饺子，可是一经舌头接触，你就说不出这是哪一国的滋味！另外一次，我和王式廓同志一道访问德国（东德），在吕根半岛上一个休养所里住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德国翻译兴冲冲地告诉我们说，三个厨娘在厨房里开会，她们要做出“中国的燕窝”来款待来自远方的稀客。当时我在想：哪里来的燕窝呢？是不是海边的岩石上也居留着燕子呢？第二天，当我们眼巴巴地瞧着端上餐桌的“燕窝”时，老天爷，那真是精心创作：七寸圆盘的中间是一团粉红色的生肉馅，肉馅的中间是一个金黄的生蛋黄，肉馅的周围镶嵌着生洋葱的雪白的纵断面。这哪里是燕窝，这是一个象征着燕窝的美丽的花。式廓先尝了口那个没有酱油也没有盐的生肉馅，就低着头轻轻地对我说：“吃下去，一定要吃下去！”说实在的，与其说我们在吃燕窝，不如说我们在吃友谊，我们的确是直着脖子硬吞下去的。一边吞一边还高兴地说：“谢谢，好！谢谢，好得很！”这三个厨娘正严肃地在餐厅门口瞧着我们哩。第三个故事是，有一次我们十来个文艺工作者在苏联访问一个月之后坐火车回国。到达中国地界的第一站是满洲里，我们在满洲里的火车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蛋炒饭。有个音乐家一边吃一边舔着嘴唇对我说：“美味呀美味，世界上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吗？”——的确，世界上最好吃的，是本民族的口味，是本家乡的口味。虽然直到今天，对于新西伯利亚的餐厅主妇和吕

根半岛上的厨娘的深情，我们仍然感谢不尽，但一提到口味问题，只好恕我直言，不能替我的舌头扯谎。口味问题是一个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的习惯势力问题。要承认诗和画的领域中同样有口味问题存在。说什么“视觉形象没有国界”；说什么“提倡油画的民族化是不懂艺术”；说什么“洋为中用”应当是“拿来就用”……说这些话的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承认艺术上同样有一个口味问题存在。口味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前提，不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太阳，我非常高兴的是，你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已经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

我的信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但是，我还要告诉你的，是我在观赏你的新作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我们同学时的相互“关系”。昨天的事情我能够忘记得干干净净，可是五十年前事情，在我这块“记忆”的毛玻璃上，仍然很清晰。有两件事情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一件是：每当改换模特儿的姿式，同学们纷纷移动画架寻找自己喜欢的视角时，我们两个所选择的视角往往相同，我们两人的画架经常是摆在一起。第二件是：我们两人都不喜欢说话，在一年半的时光中，没有作过一次交谈（这到底是青年人的腼腆，还是艺术家的傲岸？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只有一次是例外，当我们的画架再一次地碰在一起的时候，你曾经微笑地对我说：“我们又碰在一起了！”说也奇怪，五十年前的一句温和的广西口音，今天仍然在我的耳边回响。太阳，我悔恨当时除了微笑之外，一句话也没有对你说过！现在，我可要重复你这句话了：“我们又碰在一起了”。可是碰在一起的，不是两个视角相同的画架，不是两个游兴方浓的学子，而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还乡客的共同心愿：不要作出西伯利亚的饺子，不要作出吕根半岛的“燕窝”，要作出地地道道的一碗满洲里的蛋炒饭……

太阳，我向你祝贺，你作出的蛋炒饭正在我的面前摆着哩！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于北京

目 录

百花齐放·····	1
江山如画·····	2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3
花桥春晓·····	4
清风楼·····	5
碧莲峰山道·····	6
象山图·····	7
碧莲春色·····	8
源远流长·····	9

烟雨漓江·····	10
帆·····	11
江山如画·····	12
漓江岚韵图·····	13
桂林山水·····	14
峨嵋山村·····	15
漓水云山·····	16
松壑云涌·····	17
峡江风光·····	18
山青水秀·····	19
清流滚滚·····	20
幽泉清音·····	21
花桥夕照·····	22
山高水长·····	23
雨漓江·····	24
水边人家·····	25
北碚温泉·····	26
碧莲峰里住人家·····	27
春上枝头·····	28
阳朔山水·····	29
桂林一景·····	30
万点桂山尖·····	31
漓江之晓·····	32
漓江·····	33
塔山朝晖·····	34
雨后漓江·····	35

碧莲峰下.....	36
漓江木排.....	37
渔村.....	38
漓江初霁.....	39
漓江烟雨.....	40
捷克友人.....	41
捷克小街.....	42
漓江晨曲.....	43
象山朝晖.....	44
苍山晓色.....	45
青年女工.....	46
晓色.....	47
晓雾初开.....	48
长江.....	49
细水长流.....	50
晨雨.....	51
长江之滨.....	52
辽阔天空彩云飞.....	53
天空任鸟飞.....	54
一江诗情.....	55
春的信息.....	56
大藤峡风云.....	57
漓江清韵.....	58
蜀道通途.....	59
青春颂歌.....	60

百花齐放

大治





江山如画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李商隐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